

錢
中
諧

論設水官

錢中諧

水利之名三代未著也蓋井田之法方井之地廣四尺為溝
 之城廣八尺為洫百里之同廣二尋為澮捐膏腴之地以為溝洫
 之制凡遂人匠人俱治田之官也而即以治水者也自秦人開
 陌而溝洫廢後是史起鄭國白公召信臣之徒因川澤之勢引水
 溉田而後水利之事興焉其在吳越固魚龍之所宅鼈鼉之與
 厥壤既為下下田賦不入天府故治水之事可紀者僅周敬



十五年吳行人伍員鑿河

後人誦其功名曰胥浦

元王三年越范大夫蘇伐身

開漕

今日漕河亦曰蘇河

烈王十五年楚春申君治水松江導江入海

後人因其名黃曰黃河

開港溉田

今日黃田港

開浦置上下屯

今日浦漢

陽羨令袁玘築長橋繫便之

河亦以避汧涘之險未必專因田開治也其後鑿河築塘決不之書或以通船艦或以灌田畝常雜而施之惟自唐以來凡堰閘隄防之建于灌溉之功多焉至天祐元年吳越錢氏置都水庸田使司以主水事募卒為部號曰撩浚每部二千人以疏導諸河于是遂有專官而水利之制始密無他錢氏擁有吳越國用軍興無不取給于教州之地所為享其利者不得不為之去其害也宋南北凡三百年遣官修浙西水利者計二十有九元朝興九十餘年之間都水庸田使司之廢置者再四而相視督治之官不與焉明制

蘇松田稅既數倍于昔故永樂間命大臣治水而以亞卿給事為佐宣德時又令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各置勸農水利通判屬縣各設水利丞簿以專其職蓋從巡撫周忱之請也而周于是時實兼水利農田尋復兼督杭嘉湖水利可見七郡江湖固脈絡流通不能畫疆而理明矣以後或遣部郎或置僉事恒以七郡責成之及其季年以蘇常道臣分理故不得專任其事而州縣之水利復以為冗員而裁併之于是水患日甚而經理無人議蠲備荒皆苟且終歲之計而已則水利之制不興究非久安長治之謀也夫東南澤國也天災橫流歲一有歉雖設官分職犹懼其不克濟焉况

乎并其人而去之乎宋元西朝浙西賦額甚輕犹且按視興修講求利害周詳勤懇若此今東南之賦仰給半天下所謂享其利安可不為之去其害乎夫去害即所以興利也興利之宜先在乎設水官江浙農田當命大臣總理而以部郎官二人分理浙江江南以佐之宜倣永樂二年之制其府州縣之佐貳官亦宜復以專其任宜倣宣德二年之制其各湖浦閘壩時易淤塞宜倣洪武初各設官使以備常年開濬滂洩之卒當如錢氏之法召募為部而以額設之河夫銀為其工食則大小既有專責而水利漸次可舉行矣不然者以他官兼理則委任既不能專而猶之無人也或設

官而不募卒驅使不備譬之將卒無兵無以戰守也此廟筭之所宜早計者也

論太湖三江五堰

錢中諧

王鏊五湖記曰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常湖東南之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

康江寧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并鎮江潤州金壇武進延陵丹陽諸水會于宜興以入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歸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其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其區山海經浮山北望其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御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大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

者張勃吳錦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太湖東連嘉興三溪凡五道故謂之五湖然今湖中迹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而吳人稱語則惟曰太湖云又按王同祖三江考曰禹貢三江委江東江中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震澤皆在今蘇州境昔大禹治水東南見于經者止此兩言而東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于此蓋三江皆西通震澤而東流入海禹時洪水滔天震澤之水泛濫懷襄故禹之治之也因東流之勢決排壅塞使繇三江入海故言底定以明不為害也其駁辨先儒三江異同者反覆推詳而

以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之為有據以唐仲初吳都賦註與正義說合而尤分明其謂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為松江又東南分流出白蚘江入急水港入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為東江但澱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松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上清江下清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南又分為二一名勦娘港五里許復合為一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繇江灣青浦入海者為委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是委江亦已湮也讀朱長卿吳郡圖經謂崑山塘自郡城委門至

崑山入海即委江指今之劉家河者非蓋太湖之說王鏊言之甚
詳三江之道同祖辨之甚核而今之所急者固不在乎區區之議
說也惟在明水之來源與其歸墟而辨施功之次第耳愚常按其
圖浙西七郡惟吳卑下水之所都其入海之路大者有吳淞江劉
家河白茆港又有七鴉許浦菑涇楊林亦屬吐納之地皆在蘇州
而在松江者為黃浦至其委實與吳淞江合流以入海吳江縣之
長橋實為太湖出水之徑故宋單子論長橋為三吳諸水之足以
承震澤之腹而往來吞吐之勢率由于此而今僅通一綫是知治
水者不必復泥三江之故迹第如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三大浦

者即今日之三江也三大浦既通而水患可紓是即謂行禹之迹
可也故治水者宜先三江吳江之長橋為門七十有二以殺水勢
而今之貪利者東西菱蘆數百頃久之漸成平壤架以屋居住視
吳江之民頻遭水厄湖水一漲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為患譬
之扼其吭而欲氣之流通閉其水火而欲其飲食之如故此必不
可得之數也且不止于全邑受其害而已全郡受之鄰郡并受之
故治水者宜在次吳江之長橋至于水之來源則不外建康天目
二脈而寧國建康之水高若建瓴故五堰之築在宜興以西屬溧
陽縣者古人欲分殺水勢使西南諸水不入荆溪由分水銀林諸

堰入運河以至大江而後蘇州水患十去六七沈啓曰太湖雖廣而能容而來水幅員其授尤廣正猶人家關一畝方庭而外周二畝房舍加以一尺之雨則簷溜并傾庭起三尺之潦無疑矣溝非盈尺則滲洩不連芥堂于堂待立可見使簷設竹溜引地注而殺之庭潦或可稍減一二此上流分殺之說豈謂無益乎故治水者次長橋又在五堰也

論吳淞江

錢中諧

明初夏尚書之治水浙西也用元人周文英之議合吳淞事劉家河首開崑山夏駕浦制吳淞北達劉家河復挑嘉定縣之顧浦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劉家河入海是時吳淞江尚濶一百五十丈也夫劉河之濬一時不為無利自白茆漸塞全河之水以一劉河漫之似未為安至隆慶間延撫海公則專治吳淞江數十年間雖有水災不為大害所謂擇善而行巧于師古者其時吳淞舊蹟自王渡起至宋家港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六寸計上食六萬餘兩夫夏公

又時吳淞潤一百五十丈至陰慶間而舊蹟止存三十丈者因水分道于劉家河而遙減也嚴衍曰此江開于五六十年前則淮開于今日則易蓋往者波濤湧悍勢如奔馬駕舟而渡者時常覆溺斯時欲築壩岸水費不下數千金而開濬非二十餘萬未易畢工也今則洶湧俱成平地中間僅存一綫殆與無江同如欲開濬則築壩岸水之費可省大半較之洪流瀕涸全藉桔槔之力非用數萬人一月之功無能使通江之水盡去而施畚鍤者也倘此一月之中陡值霖潦旋岸旋滿又不知其費力多少而水乃可盡是濬鑿之力未施而民力先疲財用先竭矣故曰此江議開于五六十年

年之前則難然在今日江身等于平地而欲開平地為深江則其功力奚啻十倍于前而云今日反易者何也蓋嘗叩諸耆老言茲江湮塞以後太湖壅絕不下瀕河諸水固並受害而江邊之田亦之灌漑既欲開江期于西瀉湖水東蘇民困不必復舊時之大觀或十丈或七八丈俱可苟能永久通水自足以洩湖水而注之海灌枯田而滋其膏矣抑更有說濁潮不上清水日下則江底日深江岸日蝕焉知今日之所謂十丈七八丈者不漸為後日之二十丈三十丈乎此小借民力全用水力日夕而成川也嚴衍之言止與海忠介之取深不取濶者同一意也又言清水不下皆驟旱

長橋之壅阻湖水東波之勢不迅故海潮日上湖水不下而正室
至欲使濁潮不上則非江尾設閘不可所謂江尾者非江之大尾
潤盈十里者蓋指通海之處而言耳古者吳淞水盛春申君從江
腰開一浦南波其水于三那人遂呼之為黃浦此浦既開江水遂
從浦中南行入海而西路之江遂塞其塞處名宋家渡今當于宋
家渡設閘一潮退則開以波西來之清流潮上則閉以遏東來之
泥濁則此江永無淤澱之憂况此江自宋家渡以東勢尚浩瀚無
容閉也自黃渡以西亦不失故迹不必閉也惟黃渡之西宋渡之
東漕塞要不過三十里耳今心開十丈之廣為費約五六萬人竟

又以三年乘由農隙之時而募貧民為傭既不築壩又不屏水暗則
真工而則款作漫黃渡有水處為始不收辦於一時不為且於目
前務濬深一丈五尺而心開之設以西壅閘岸即築解字設閘官
一人閘夫五十人以司啓閉而常年小濬則責之兩岸專利之家
民則江日廣日深而三吳之水患庶幾少息此皆嚴飭訪求故老
熟悉水利之言鑿然可行者也而曹胤之論黃浦則以為澱山湖
水注為趙屯大壘頗會崧子盤龍五浦而入于淞江三那則注為
各塘注港數百餘而入于黃浦自范蠡圍田東江漸塞後春申君
遷就其間始開黃浦是浦寔乘太湖東南委輸之水及杭嘉湖分

注之流向也東江未塞此等之水自松江柘河開港諸處直東入海何其便也東江既塞黃浦雖濬其水不東而北屈與吳淞江會吳淞通利茲水尚為迂流吳淞若塞併入婁江愈迂愈溢害莫能為昔人謂黃浦亦為亂流良有以也至于劉河向為吳淞之子江今婁江上接至和塘、上接五龍橋鮑魚口則劉河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其劉家河之通利與否與吳淞頗無大相關是二者有之適所以為吳淞之累建議當塞之今觀敬曹二子之說則吳淞江之開濬較之劉河白茆不可不先也而東之劉家河東北之白茆港以至七鴉許浦楊林及諸通江海注浦亦宜漸次盡其力

又未可專恃吳淞也何則夏公專治劉河海公專治吳淞皆救一時之急而非百世之利也故其功往、數十年而況今以吳淞為之綱而劉河白茆為之輔則浙西有三大川可無慮水之溢也以鴉許浦楊林諸注浦為之緯則三大川又有分流以廣其趨下之路而可無慮三大川之壅故開吳淞及宋濬者宜行敬翁之法即開劉河白茆者亦宜做敬翁之說不必循舊時水向故迹但使之深濬常通則利在斯民吳或者曰夏海二公以全力創興當時布衣蔬食循行度土豈不為百世計而今皆淹塞如故殆亦氣運使然耳愚以為禹之治水千載安流至戰國而河患方始

蓋由于秦人之決水灌安邑也今東南之水不比黃河湍悍遷徙
不常禍在豪民之占河為田中流為梗故迂曲折而成壅亦身使
順其性而導之更有常年疏濬之制分地督理之官安在其不通
駛而歸壩也此與治河者固功相萬也

論劉河白茆及江海支流

錢中洪

劉家港在大倉州東七十里港外即大海水向寥廣與他港浦不
同上接至和塘自府城姜門東經沙河又東入唯亭諸水至崑
山縣一南遠城為濠東行轉北一北行而東橫貫城中並入姜江
一白茆港出常熟縣迎春門起至海長八十里見太湖之水自無
錫長洲而下者若蘇若元和塘若陽城湖以達崑山之倪錫蕩已
城湖皆會于葦蕩崑城尚湖由白茆入海蓋浙西之水咸以太
湖為壑太湖又以海為壑三江為門戶東江既塞引水紆迴北向
惟藉白茆一綫以分姜江之勢者也七鴉港在三十六浦為最鉅

形勢與白茆相埒工部主事姚文灝重修七鴉浦記曰白茆海口
漲沙為梗以非人力之可為變而通之宜別有道惟是七鴉獨無
他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為利但其間亦頗為
村市居民所阨塞水性未遂弘治十年請于朝遂藉常熟崑山二
縣通浦之戶得二萬五千三百人統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
五百九十丈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且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
上濶如舊而深倍之下闢直塘而崖市肆所侵其濶倍舊决故
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益洶湧則七鴉者
白茆之東南劉河之東北大支流也梅李塘之源自雜浦入之
千步涇迤邐常熟縣東出許浦入海倪岳常熟縣許浦塘疏之始元
曰弘治十二年縣治濱海其東北有許浦塘上接梅李塘會昆承
諸湖水以達海宋元時嘗立水軍柵明更置堤司歲久海水衝塌
至今海口以三十六里堤司三易其地浦為潮沙所壅湮塞不久
至是始濬浦之壅者濶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有奇
分占工作為力易者人三尺難者一尺有奇不踰月告成凡役二
萬二千人有奇鑿地之符者十有二所除兩岸積土為坦道植柳
俾土不崩得舊閘于墟墩移置海口易置堤司于閘上俾無故
閑濬謂梅李宜居上流水凡不通仍以萬二千餘人濬之長六千

一百三十丈有奇深濶成奔浦十之二蓋自城東門板海口七十
餘里凡為二三萬三千有奇而成功則奔浦者又白茆之東北大
支流也楊林河東至花浦口入海西由新塘上承巴城湖長可敵
七浦其他錯脚港陳大浪洪泗浦大錢虎鳴壩唐葛諸港俱東
入海之支流也松江府黃浦約長二百五十餘里比吳淞江劉家
河更濶大而由夏公所開之阮家港以入海皆不可不濬者也至
水道之通江者蘇州則有常熟縣而福山為大常州則武進之孟
河為大而江陰黃田諸港鎮江北境之丹徒孩兒諸港並通江湖
出入以濟運河溉高田不可不濬者也蓋蘇松之水利在江

惟峒身之左右宜設堰蓄水以備旱大約主于濬者十之二中
鎮之水利在吐納故漕河上下常建閘截流以資轉運大約主于
蓄者十之九也常鎮之疏濬正通江水之往來蘇松之開挑惟
恐湖水之不去此四郡治水異同之大概也維夏海諸公而起者
所宜留意者焉

論水勢綱身

錢中諧

周大韶曰治水之法必先明其來歷之源然後導其歸宿之路其
序不可亂行其功不可逆施也嘗考常州之水至無錫以達蘇州
運河之水東南以注于太湖直至胥口方引太湖之水由橫塘以
出胥門城壕自蘇州以至無錫常州未聞有出太湖之水也惟運
河以東之水入太湖不遠者乃東下長蕩鵝鴨諸蕩而分潴為陽
城諸湖故自婁門以達崑山縣陽城湖而南皆出塘之水未聞有
水自太湖北入于婁門塘下注于陽城崑承尚湖而洩入于江者
也此其跡之顯然不可誣者然此沿江諸浦所洩者乃不及于大

湖之水謂之殺其上流之怒而分太湖之勢可也何論者咸謂震澤之水北注于陽城見尚諸湖指福山等浦等塘為震澤之尾閘蓋注諸浦為震澤之沒門乃謂沒三十六浦以沒太湖之水同歸于海然則以三江為震澤之咽喉乎為震澤之胸腹乎此不經考索之故也宋時黃震亦嘗論及之曰昔人開蓋注諸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而然今開浦盡廢而海沙壅塞為患又前日之所無觀此可見矣又如沿海一帶地形頗高于田內而湖水因之不得恣洩故呼為烟身然開三十六浦之沒沿河積水高出丈外而復由之田旱則無路引水以為灌溉之資潦則無門出水以為洩水之計故沿海舊有一帶之烟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洩人皆知之曰三十六浦之沿河隨處皆成烟身形如圍牆田地荒棄人所不知也

宋鄭望言水利六失首及之矣三十六浦之中惟白茆七浦即七鴉港為最次則陽林湖川福山等浦但宜相時開沒不可填絕餘如蓋注東陽林獲鳴鹿鳴大錢周注許浦等河各于開沒之沒浦而頭作堤以節清水以拒渾潮旱則蓄而蓄之潦則決而放之則官不勞于開濬民力之艱民不病于田地拋棄之若實為兩便也觀于大韶之言水之形勢蓋略盡矣就其中所謂烟身者曹疏儒以為與常州地形相等起自福山圍山迤邐常熟太湖嘉興

三州縣之間殆三百餘里儒嘗出太倉東門詣黃淮中間有腰
菱站者或如白下七里八岡昔人謂黃淮南北之地比蘇城莫山
其高不啻丈餘是也往年開治各江浦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
已且心于其地向為丈尺而不知以江湖之水向為丈尺又不問
高下而均其淺深欲水之東注所謂倒行而求及前人者也曹胤
儒本論躬身而因及從前開濬之悞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雖莫
海諸公專志并力不忍其未及此也當時民苦昏墊費國家之
儲蓄盡人力之疏排勞大小諸賢之跋涉經營水得通流奔
駛足支數十年已為過望縱前人計慮及此斯時民力

財用亦空欲從而窮其形勢情狀而有所不得也是非諸
過也後之人精求治水之法補昔賢之不逮則曹胤之言宜有採
焉夫許應達亦嘗治吳淞吳初至見江尚流通前人之疏鑿可
據為功也不酌群言獨任私智惟務築堤曾不運土每車每段
乾稍削芟葦蘆即已放水又未設去海不遠潮勢湍悍道以頑石
壑敞舟雜築費數千金而潰其所泥木石苗碍江心潮沙依之
易為澱聚未及兩載海公所疏復為平陸後之繼之者不可
不慎也

論五堰

錢中諧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也西有固城石臼丹
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蕩長蕩湖
荆溪震澤中可三五百里頗高阜春秋時闔閭伐楚用伍員計
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故傍有伍牙山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
伐吳克鳩兹今蕪湖立于衡山今烏程哀公十五年楚子西
子期伐吳王桐汭會建平蓋臨此道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
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唐景福三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孺
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濠作魯陽五堰花輕斬饋軍故得不

因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埧左右是也埧西北有吳漕水言
吳王行宮所漕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之水易洩民多鑿湖為
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其下流水患特甚宜真人進士單錫探
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為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
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中蘇軾稱
其有水學并其書薦于朝時用事者方欲真湖田未之行也
故承豐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因城石曰丹陽之間大
抵多圩田吳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湖為
非時卒不行明真以金陵為南京謂蘇浙糧運自東埧入

江陰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名曰廣通鎮設巡檢一
課司茶引所是時河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胭脂岡
乃命崇山吳鑿山焚石以通之引湖水會秦淮入于江于是東
埧直達金陵為運道云水樂邊都此道遂廢而蘇人吳相五以
水之為蘇常患也引單錫議奏改土埧增設官吏歲食溧陽
溧水人夫各四十人守之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埧猶依薄
水間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濫埧大決蘇常潦甚
租稅無所出于是周文襄楊墳大集夫匠重築之并歛降板橋
有走洩水利塗沒蘇常田禾者埧官吏皆斬夫隣充軍其後屢

議復故道而輒阻蓋利塞者三郡之民而利開者高淳之田也嘉靖三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堤行者絡繹不絕居民利其盤駁後自堤東十里許更築一堤如古分水堰處兩堤相隔湖水絕不復東而高淳之田漸圯父老言湖底與蘇州鎮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堤一決水常便為魚蟹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淳民紛欲掘堤會下堤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有以聞于華亭徐內閣階者會知縣方沂入覲召諭重禁之韓邦憲廣通堤考之言若此按五堰去溧陽西八十里自廣通堤而東十五里曰新堤因以廣通堤鑿河故從東復築此六不

堰水自此而東九里第一曰昇平堰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堰

九里曰南渡堰又東九里曰沙漲堰一名馮等又東九里曰前麻

堰是為五堰在廣通堤下流半受廣德建平高淳之水其溧

水深陽丹陽句容之水又在五堰之北沈丘曰五堰之水相平

霖雨稍積山源恣沛則諸水奔逸東馳連五堰所受者同入

太湖沛如也非五堰所能節也詳宗邦僑書曰由宜興而西石

五堰者所以節宜興金陵九陽江衆水直趨蕪湖後廢去五

堰則水皆于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東灌蘇常湖三州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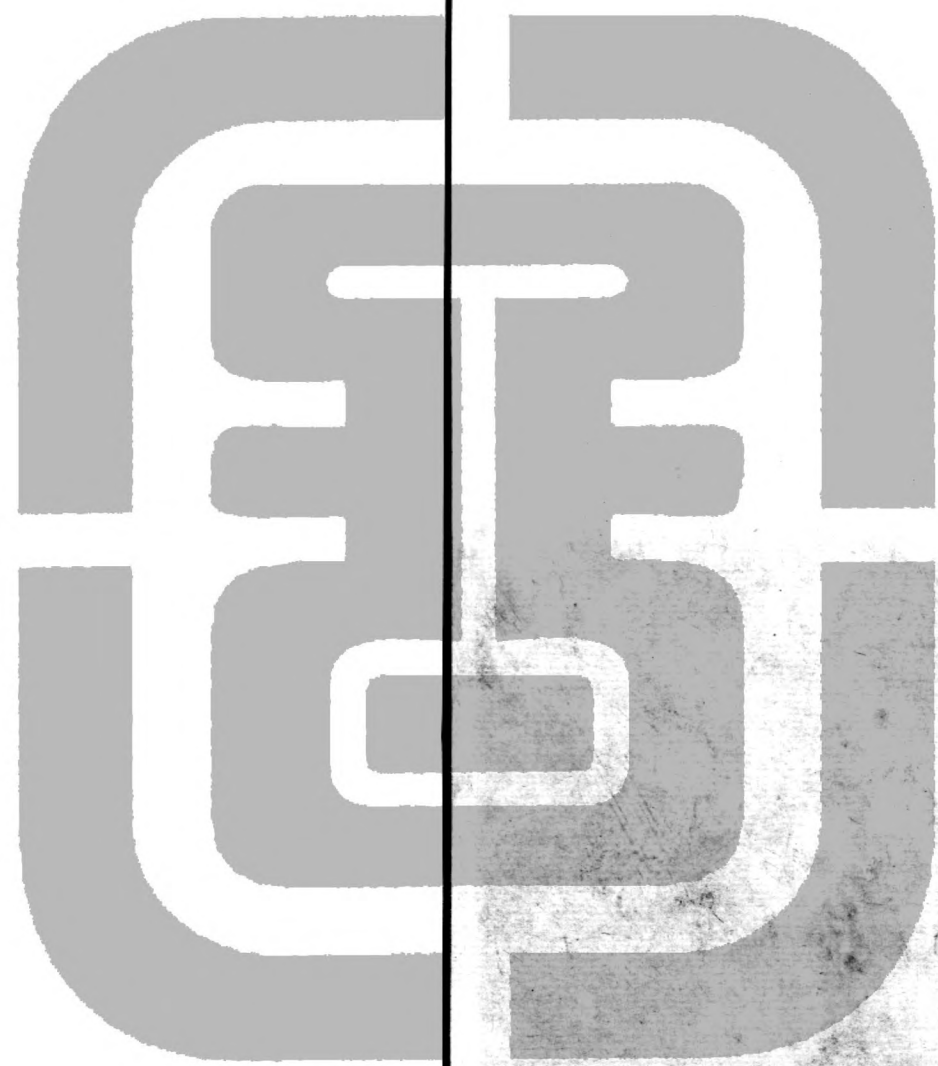
觀之則昔人所節似連五堰之水俱趨而入于蕪湖又詳宗書

震谷泄水書云古人于宜興之西以金陵管下設為五堰使西
南水不入荆溪而由銀林五堰入于運河以至大江國初南渡以
來五堰既以不便木簾往來而壞又射林曰唐末高祖敗韓本由
宣歙以入而浙通病五堰艱阻然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
水不西入蕪湖而東入震澤由前後之言觀之則五堰在所堰
之中無疑矣今堰設五堰之上所拒固是宣歙諸水蓋拒水不
入于五堰而非築五堰邀其水以出蕪湖也前言此皆以五堰為節
水之具則昔之所築疑在五堰下流別有要害之地而非今之
所填者也明初欲藉五堰節水分流以入蕪湖可見五堰有他
可為湖而不可為田也復想其賦稅為累及後人開堰之說乃
掣其賦于蘇州代輸蓋期諸堰以次蓄水而不疾趨于東吳
也聞五堰豪家隱其水利有閩三郡之情于嘉靖三十五年
乘縣官入覲從署事府判欺曰陞科盡為占田夫築土堰
于諸湖之中填東之水不容餘漚停貯竭其流而決入于水
湖太湖豈為辭哉不知下流二三百畝之田陰受其汨沒之禍
而莫之計也沈登之言與韓邦憲廢廣通填者相異同若此
夫高淳之病因廣通截五堰之水不得宣洩故致濫志肆而莫
之救然其賦已掣于吳中矣其患為小吳中之病因廣通填

五堰之上而五堰復為豪民占佃不得停泓宜歛金陵諸水故
乃奔潰四出而下太湖其患為大以高淳為墊因不可以三郡為
高淳一縣之墊尤不可也且高淳之與三郡賦稅人民多寡無
重果何如哉夫高淳溧陽之間不全藉占佃五堰者以為賦也
也開五堰復為水而除其科在

朝廷不過歲捐全額之二三年即使高淳因五堰之田為全額而全
除之而蘇州所加之賦因自在也則五堰不可不開也廣通既
居五堰之上故高淳以上之水無所入雖入吳而為占佃者所阻
故三郡以上之水無所蓄惟移填于五堰之下則五堰為高淳
水之區而新填復為三郡截水之路兩者均利焉則舊以
不可不移也治水者大抵以三江為急以五堰為緩諸之反覆
于茲者惟恐漫之治淳者偶見一邑之疾若妄建決堰之說以
貽三郡之大害故不禁復詳言之焉





11

